

说“水”

□王觐

一提到“水”这个字，大家可能非常熟悉，天天喝嘛。但是，若是问“水”字的本义，怕是绝大多数人不知晓。

《说文解字》是这样解释的：“象众水并流。”

这就给了我们两个信息：一个是这个字是象形字；一个是取象于流水，而且是很多水。

我们再看看“水”字的甲骨文字形：“𣎵”。

相信大家已经了解，“水”的本义应该是水流。《说文解字》的作者许慎说古人造字，“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”，远取诸物，大多是取自自然环境。那么，自然环境中的水流，自然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河流了。

“水”字，作为部首时常写作“氵”。今天汉字中，凡有“氵”这个部首的，其本义基本是河流之名，比如：

- “江”的本义即指今天的长江；
- “河”的本义即指今天的黄河；
- “淮”的本义即指今天的淮水；
- “汉”的本义即指今天的汉水；
- “渭”的本义即指今天的渭水；
- “泾”的本义即指今天的泾水；
- ……

也许有人会问，“治理”的“治”，明明是个动词，怎么可能会是河流之名呢？

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。我们来看看《说文解字》就明白了。

《说文解字》对“治”的解释是：“水。出东莱曲城阳丘山，南入海。从水，台声。”

《说文解字》给出的定义是“水”，换成今天的话语就是“河流”。而且，《说文解字》还把这条河流的发源地与流向给出了描述。

那么，怎么会从河流的名称变成动词的呢？

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对此进行了解释，他说：“按今字训理，盖由借治为理。”

为什么会“借治为理”呢？这必然有个缘故的。我们不妨一起“探秘”。

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理，治玉也。”古人“治玉”，是要先搞明白玉的纹理，比如哪一条纹理比较坚硬，哪一条则相对松软，因而择其薄弱处下手。这与“庖丁解牛”相类了。

这就与“治”的字义形成了内在联系。“治”既然是河流，河流也是有走向、走势的，其走向、走势也是自然形成的，符合“天理”的。而人类治理河流，防止其溃流泛滥，也是要按规律进行的。这就与“治玉”相类了。

所以，古人把“治”字借用为动词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可能有朋友会问，为何不借用“江”“河”这些字呢？

这可能与先民的口头语言有关系，只是我们缺乏必要的证据资料，今天看来反倒是“不足征”了。

还有个常做动词的“泄”字，其本义也是河流之名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水。受九江博安洳波，北入氐。”

那又是为什么用作动词了呢？

这里倒不是借用，而是字义的引申。河中流水淌过，有发散之象，又与物中漏出之水相类，所以引申有“泄出、泄漏”等意。

《诗经·大雅·民劳》有“惠此中国，俾民忧泄”句，即是用的“发散”之意；《管子·君臣下》的“墙有耳者，微谋外泄之谓也”一句，用的便是“泄漏”之意。

中国汉字，历史悠久，古今字义变化很大。我们往往需要通过细致入微地考察，才能发现古今演变的一些线索。

晏子和孔子的交集

□孙涛

晏子（？～前500年），名婴，字仲，谥号“平”。他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，与齐国另一位名臣管仲齐名，史称“管晏”。

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中载：“晏平仲婴者，莱之夷维人也。”东汉地理学家应劭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高密国所辖夷安县下作注“故莱夷维岳也”，指出夷安县即春秋时期的夷维岳旧址。夷安县故城址在今高密市古城中学附近，故史学界历来多以此为据，认为晏子为高密古贤。

晏子是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外交家。他的许多故事如晏子使楚、摩肩接踵、挥汗如雨、南橘北枳、二桃杀三士、悬牛首卖马肉等到今天还是脍炙人口，老幼皆知。他和孔子生在同一时代，而年龄长于孔子，两位贤者的交集也留下了众多意义深远的历史典故。

孔子在30多岁时，因鲁国内乱，逃到了齐国。齐景公向孔子问政，孔子以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“政在节财”等答复。齐景公大为赞叹，想起用孔子并封赏给他土地。齐景公和晏子商量这件事，晏子却认为，儒者只能夸夸其谈，他们态度倨傲，为丧事倾家荡产，且四处游走就是为了高官厚禄，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。当下周王室式微，礼乐崩坏，但孔子还很讲究仪容服饰以及繁琐的上下朝礼节，连走路都要保持刻意的步调。他们的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不完，人活一辈子甚至还学不完他们的礼数

（累世不能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）。齐景公于是打消了封赏孔子的念头，孔子不久也离开了齐国。

孔子很可能曾为此而对晏子不满，他曾说道：“灵公污，晏子事之以整齐；庄公壮，晏子事之以宣武；景公奢，晏子事之以恭俭。君子也！相三君而善不通下，晏子细人也！”一面称赞晏子辅佐先后三君的功绩，话锋一转又说他只知迎合君主而不知体恤百姓，是个低俗的人。晏子听说后，与孔子会面。经过两人谈话，孔子对晏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返回后，对弟子说：“拯救黎民百姓而不自夸，辅佐三代君主而不自满，晏子是真君子啊！”（原文：救民百姓而不夸，行补三君而不有，晏子果君子也！）

此后，孔子曾多次夸赞晏子。当时强国晋国打算进攻齐国，派使臣来齐国刺探，晏子在酒席间以个人能力维护了齐国的尊严。使臣回国汇报，认为齐国有贤臣且君臣一心，目前不是攻打齐国的时机，从而使晋国取消了攻齐的念头。孔子知道这件事后，称赞晏子“不出樽俎之间，而折冲千里之外”。此外，孔子还有：“晏子于君为忠臣，而行为恭敬”“晏子可谓能远害矣。不以己之是驳人之非，逊辞以避咎，义也夫”等夸赞晏子的名言。晏子去世后，孔子又评价他：“晏平仲善于人交，久而敬之。”

高密东南乡的胶河东岸原有古冢两座，民间都传说为晏子墓，古代为纪念晏子，曾取孔子此句而称此乡为“久敬乡”。



万和楼

万和楼

□高玉宝

坊子火车站前面有一栋二层小楼，清末建筑风格，离着火车站很近，出了检票口，第一眼即可见这座别致的万和楼。

万和楼为砖木结构，底八间，上八间，为上世纪20年代尤姓人所建。初建时一楼设有饭店与药店，二楼为旅馆。

药店多卖些晕车药，其实，那时的晕车药也多为“安慰剂”，估计是用玉米面与香油捏成的大力丸，反正吃不死人，吃了还抗饿，旅客觉得自己吃了晕车药，就不再晕车了，也不算是糊弄老百姓。当时的火车铁道质量参差不齐，有时真会晃得人们脑仁疼，又都是短轨，走几圈，火车轮子就会咔哒一阵子，人们坐在火车上聊天也要大声喊话。倒是旅馆建得必要，因为来坊子坐火车的人会有很远的乘客，他们骑马或坐车而来，为了赶上第一班火车，只能住在火车站前的旅馆里。旅馆里有专门叫班的伙计，火车快进站时，伙计会去敲房门，帮顾客拿行李。坊

子周边最早的旅行箱也别致，多为柳编，上面贴剪纸，再用大漆漆过，箱子盖用小锁头锁了，用绑扎带扎好，很有地域特点，既有古漆器的元素，又有地方剪纸与柳编的传承，也算一个物件。万和楼的伙计与车站上的职工都熟得很，知道如何顺利将顾客送上火车，这都是旅馆分内的事。

如今再看这饭店小得可怜，一共十几间房子，能容纳几人？其实，当时这饭店与旅馆并不是为普通百姓服务的，普通百姓也消费不起。因为，德建胶济铁路济南站的二楼胶济铁路饭店吃一个早餐要大洋一元，房间费为大洋二元五角至六元。胶济铁路饭店招待了许多名人贵客，其中就包括胡适与《纽约时报》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·阿班等人。坊子火车站的万和楼较胶济铁路饭店肯定逊色不少，但是，作为胶济铁路自青岛到济南中间的坊子，这样一所饭店的消费水平是不会很低的。